

詹瑛全集

卷六

《语言文学与心理学论集》

《集外论文》

诗中注：“三年留里灵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由天
宝十⁽⁷⁵⁵⁾载十一月安禄山起兵，则乾元二年二月是三年又
四个月，说“三年留里灵山月”固然可以，但如从天宝十
载十一月^即乾元元年三月，则多不足三年，也跨着四个
年矣，这说“三年留里灵山月”也无可不可。《杜诗集注》说
“此言安史以来留里灵山兵警草木，征戍之勤，锦轴
之情为不可忘也”这也是对的。不过要在乾元二年二
月二十万大军围攻^即都城之事时，写这句诗，就完全与
~~会起反解斗志~~的意用。

詹瑛全集

卷六

《语言文学与心理学论集》

《集外论文》



《语言文学与心理学论集》



小 序

本书是我专著以外的单篇文章的选集，内容以古典文学为主，也包括语言、文学理论与心理学。其中绝大多数都发表过，每篇文章后面注明写作或发表的年代，历时先后四十五载。某些文章带有时代的烙印，但是现在看来，还代表我的本意，所以才选进来。至于在国外用英语写的论文，从法语、英语、俄语翻译的论文，还有一本心理学方面的书稿，经过“十年浩劫”，均已不知去向。另外，还有一些不宜发表，也就不收在这里了。

詹 镓

1987年3月

目 录

曹植《洛神赋》本事说	(7)
《玉台新咏》三论	(16)
漫谈四声	(28)
四声与五音及其应用	(38)
《文心雕龙·明诗》篇述评	(75)
《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的真伪问题	(79)
再谈《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的真伪问题	(90)
《文心雕龙》的文体风格论	(96)
《文心雕龙》对作家作品风格的评论	(143)
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应是 《陪侍御叔华登楼歌》	(157)
谈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	(170)
谈杜甫的《洗兵马》	(175)
从杜甫诗文中看他中年的思想发展过程	(185)
从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结合的观点试论《长恨歌》	(199)
《长恨歌》与《长恨歌传》	(211)
爱国主义文学遗产的局限性	(215)
文体与风格	(229)
文章的整体性	(240)
巴甫洛夫心理学观点的历史探讨	(248)
从心理学的对象看心理学的科学性质	(285)



《语言文学与心理学论集》



小 序

本书是我专著以外的单篇文章的选集，内容以古典文学为主，也包括语言、文学理论与心理学。其中绝大多数都发表过，每篇文章后面注明写作或发表的年代，历时先后四十五载。某些文章带有时代的烙印，但是现在看来，还代表我的本意，所以才选进来。至于在国外用英语写的论文，从法语、英语、俄语翻译的论文，还有一本心理学方面的书稿，经过“十年浩劫”，均已不知去向。另外，还有一些不宜发表，也就不收在这里了。

詹 鎔

1987年3月

目 录

曹植《洛神赋》本事说	(7)
《玉台新咏》三论	(16)
漫谈四声	(28)
四声与五音及其应用	(38)
《文心雕龙·明诗》篇述评	(75)
《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的真伪问题	(79)
再谈《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的真伪问题	(90)
《文心雕龙》的文体风格论	(96)
《文心雕龙》对作家作品风格的评论	(143)
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应是 《陪侍御叔华登楼歌》	(157)
谈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	(170)
谈杜甫的《洗兵马》	(175)
从杜甫诗文中看他中年的思想发展过程	(185)
从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结合的观点试论《长恨歌》	(199)
《长恨歌》与《长恨歌传》	(211)
爱国主义文学遗产的局限性	(215)
文体与风格	(229)
文章的整体性	(240)
巴甫洛夫心理学观点的历史探讨	(248)
从心理学的对象看心理学的科学性质	(285)

曹植《洛神赋》本事说

曹植《洛神》一赋，脍炙人口，历代诗篇蹈袭其词句，影射其事迹者，不知凡几，然大都以言情之作目之。揆厥原始，实以昭明选文，类人情赋，李善为注，间采杂说，有以致之。今胡刻本洛神赋题下注云：

记曰：魏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镂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泣。时已为郭后谗死。帝意已寻悟，因令太子留宴饮，仍以枕赉植。植遂度轶轳，少许时，将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见女来，自云：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今与君王。遂用荐枕席，欢情交集，岂常辞能具。为郭后以糠塞口，今被发，羞将此形貌重睹君王尔。言讫，遂不复见所在。遣人献珠于王，王答以玉珮，悲喜不能自胜，遂作《感甄赋》。后明帝见之，改为《洛神赋》。

后人习焉不察，信以为真。明人张燮疑而辨之曰：“植在黄初时，猜嫌方剧，安敢于帝前思甄泣下，帝又何至以甄枕赐植。此国章家典所无也。若事因感甄而名托洛神，间有之耳，岂待明帝始改，皆付会者之过耳。”（见张溥本《曹子建集》引张溥曰：“黄初二令，省衍悔过，诗文怫郁，音成于心。当此时而犹泣金枕，赋感甄，必非人情。”）入清姜宸英氏亦以感甄之说为诬妄，何焯义门复为之说曰：“《离骚经》云：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植既不得于君，因济洛川以作为此赋。托辞宓妃，以寄心文帝，其亦屈子之志也。自好事者造为感甄无稽之说，萧统未辨，遂类分入于情赋。于是植既为名

教之所弃，而后世大儒如朱子者，亦不加察于众恶之余，以附于楚人之辞之后，为尤可悲也已。不揆狂简，稍为发明其意，盖孤臣孽子所以操心而虑患者，犹若接于目而听于耳也。”（见于光华《文选集评》）其后方伯海、潘四农、于晏诸家多本何氏之言递相发明。

以上各家虽力证感甄说之诬妄，然每多空论，恨少佐证。今按《魏志·文昭甄皇后传》云：“后三岁失父，……建安中，袁绍为中子熙纳之。熙出为幽州，后留养姑。及冀州平，文帝纳后于邺，有宠，生明帝及东乡公主。”裴注引《魏略》曰：“熙出在幽州，后留侍姑，及邺城破，绍妻及后共坐皇堂上。文帝入绍舍，见绍妻及后，后怖，以头伏姑膝上，绍妻两手自搏。文帝谓曰：‘刘夫人云何如此？令新妇举头！’姑乃捧后令仰，文帝就视，见其颜色非凡，称叹之。太祖闻其意，遂为迎取。”又引《世语》曰：“太祖下邺，文帝先入袁尚府。有妇人披发垢面，垂涕立绍妻刘后。文帝问之，刘答是熙妻。顾揽发髻，以巾试面，姿貌绝伦。既过，刘谓后不忧死矣。遂见纳，有宠。”

《后汉书·孔融传》：“初，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而操子丕私纳袁熙妻甄氏。融乃与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不悟，问出何经典。对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世说·惑溺第三十五》注引《魏氏春秋》与此略同）

文帝之纳甄后究在何年，史无明文。然观以上所引，似即在破邺之时。《明帝纪》云：“景初三年，帝崩，时年三十六。”注云：“松之案：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邺，文帝始纳甄后。明帝应以十年生，计至此年正月，整三十四年耳。时改正朔，以故年十二月为今年正月，可强名三十五年，不得三十六也。”明帝既生于建安十年^①，则文帝之纳甄后，必即在建安九年破邺之时无疑矣。是时思王既未随军至邺，实无得而“求甄逸女”也。又《魏志·陈思王植传》：“太和六年，发疾薨，时年四十一。”上推至建安九年，植方十三龄耳（实则

① 明帝之生，杭世骏《三国志补注》、潘眉《三国志考证》俱谓当在建安十一年，然此无关宏旨。

仅十二足岁)，以此髫髻之年而求女，实非情理所能有之事。

若谓曹植之求甄逸女，在甄氏既归文帝之后，是则又不可能。《魏志·甄后传》注引《魏书》曰：“后以汉光和五年十二月丁酉生”，适长植十龄。迨植年届弱冠，而甄后已徐娘半老，植亦无再行求之之理。即令甄后天生丽质，年逾三十，而姿色未减，然文帝于乃弟事事“御之以术”（据《魏志·陈思王植传》）伺其隙者久矣。且太祖治家，虽骨肉之亲，亦略无宽假。“植尝自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见《陈思王传》）至于诗酒之会，男女之际，太祖防范尤严。《魏志·刘楨传》注引《典略》曰：“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楨独平视。太祖闻之，乃收楨减死输作。”《世说新语·言语第二》“刘公幹”条注引《文士传》亦谓：“（楨）坐平视甄夫人，配输作部使磨石。”甄氏一出，众人辄须伏案，而平视之者即致获罪，太祖之严厉，文帝之嫉妒，均可想见。试思植方当“内不自安”之际，岂敢向甄氏公然追求耶！

杨慎谓：“甄后初未嫁熙日，拟昏子建。”（《升庵全集》卷六十八）不知其何所据。按《甄后传》注引《魏略》曰：“熙出在幽州，后留侍姑。”考《魏志·袁绍传》云：绍“击破（公孙）瓚于易京，并其众。出长子谭为青州，……又以中子熙为幽州。……简精卒十万，将攻许。”《武帝纪》于建安四年下云：“是时袁绍既并公孙瓚，兼四州之地，众十余万，将进军攻许。”知熙之出为幽州在建安四年，而甄氏之嫁熙，当在其前。是时植尚未逾八龄耳，焉得有求女之事耶？

曹氏父子轶闻见于小说杂记者非一。《世说新语》卷下之下《惑溺第三十五》云：“魏甄后惠而有色，先为袁熙妻，甚获宠。曹公之屠邺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将已将去。”公曰：“今年破贼正为奴。”善注所引“记曰”以下二百七字，始亦此类。胡克家《文选考异》曰：“此二百七字，袁本、茶陵本无，案二本是也。此因世传小说有《感甄记》，或以载于简中，而尤延之误取之耳。何焯尝驳此说之妄。今据袁本、茶陵本考之，盖实非善注。又案后注中‘此言微

感甄后之情’，当亦有误字也。”为李善辩护，意诚善矣。按《四部丛刊》影印宋本《六臣注文选·洛神赋》题下注无此二百七字，与胡说合。然其后“怨盛年之莫当”句下注，仍有“此言微感甄后之情”八字。窃疑“记曰”以下二百七字，本是善注之旧，宋人刻《六臣注文选》者或疑其诬妄，因刊落之，非尤延之所误加也。元稹《代曲江老人百韵诗》云：“班女思移赵，思王赋感甄。”李商隐《无题》四首之二云：“宓妃留枕魏王才”，又《可叹》诗云：“宓妃愁坐芝田馆，用尽陈王八斗才。”又《代魏宫私赠》云：“来时西馆阻佳期，去后漳河隔梦思。知有宓妃无限意，春松秋菊可同时。”题下自注：“黄初三年已隔存歿，追代其意，何必同时，亦广子夜鬼歌之流变。”《代元城吴令（即吴质）暗为答》云：“背阙归藩路欲分，水边风日半西曛。荆王枕上元无梦，莫枉阳台一段云。”《东阿王》诗云：“国事分明属灌均，西陵魏断夜来人。君王不得为天子，半为当时赋洛神。”《涉洛川》诗云：“通谷阳林不见人，我来遗恨古时春。宓妃漫结无穷恨，不为君王杀灌均。”是唐人或以感甄为实有其事。李白《感兴》八首之二云：“洛浦有宓妃，飘飘雪争飞。轻云拂素月，了可见清辉。解珮欲西去，含情讵相违。香尘动罗袜，绿水不沾衣。陈王徒作赋，神女岂同归！好色伤大雅，多为世所讥。”虽未明言感甄，而讥植好色，殆亦暗指感甄一事而言。可见感甄之说由来已久，善取之注《选》，亦情理所能有之事也。惜注中仅引“记曰”二字，与他注具引书名者有异。胡克家以为《感甄记》，恐亦臆测之词。流离乏书，竟不知出自何处，殊为憾事。海内博雅之士，其有以教我乎。

按赋中蹈袭《楚辞》之处甚夥，兹略举之以明其渊源所自：

尔乃税驾乎衡皋，秣驹乎芝田。——《离骚》：“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九章·涉江》：“步余马兮山皋，邸余车兮方林。”

延颈秀项。——《大招》：“小腰秀项。”

芳泽无加，铅华弗御。——《大招》：“粉白黛黑，施芳泽只。”

丹唇外朗，皓齿内鲜。——《大招》：“朱唇皓齿。”

靦辅承权。——《大招》：“靦辅奇牙。”

柔情绰态。——《大招》：“滂心绰态。”

披罗衣之璀璨兮，珥瑶碧之华裾。——由《九歌·大司命》“灵衣兮被被，玉珮兮陆离”化来。

微幽兰之芳蔼兮——《离骚》：“结幽兰而延伫。”又：“谓幽兰其不可佩。”

左倚采旄。——《远游》：“建雄虹之采旄兮。”

右荫桂旗。——《九歌·山鬼》：“辛夷车兮结桂旗。”

采湍濑之玄芝。——《九歌·抽思》：“长濑湍流。”

无良媒以结欢兮，托微波而通辞。愿诚素之先达兮，解玉珮以要之。——何焯曰：“此四句即用《离骚》‘解佩纕以结言兮，吾令蹇修以为理’之意。”

解玉珮以要之——《离骚》：“怀椒糈而要之。”

怅犹豫而狐疑——《离骚》：“心犹豫而狐疑。”

嗟佳人之信修兮，羌习礼而明诗。抗琼琤以和予兮，指潜渊而为期。——何焯曰：“此四句又反《离骚》‘虽信而无礼’之意。”

徙倚彷徨——《哀时命》：“独徙倚而彷徨。”《远游》：“步徙倚而遥思兮。”

从南湘之二妃。——湘君湘夫人也。

翳修袖以延伫。——《离骚》：“结幽兰而延伫。”又“延伫乎吾将反。”《九歌·大司命》：“结桂枝而延伫。”

腾文鱼以警乘。——《九歌·河伯》：“乘白鼋兮逐文鱼。”

鸣玉鸾以偕逝。——《离骚》：“鸣玉鸾之啾啾。”《九歌·湘夫人》：“将腾驾兮偕逝。”

怨盛年之莫当——《离骚》：“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离骚》：“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予襟之浪浪。”

无微情以效爱兮。——《九章·抽思》：“结微情以陈词兮。”

命仆夫而就驾，吾将归乎东路。——《九歌·东君》：“撰予辔兮高骛翔，杳冥冥兮以东行。”

于此可见《洛神》一赋本仿楚骚，何、丁诸家之言信而有征。但细绎全文，乃觉何焯所解尚有未安。

原何氏之意，宓妃乃所以喻文帝。但赋中叙至洛神将去之时有云：“动朱唇以徐言兮，陈交接之大纲。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泣兮，泪流襟之浪浪。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无微情以效爱兮，献江南之明珰。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恨人神之道殊”二语，既置于“动朱唇以徐言”之下，则必为宓妃所陈无疑。故善注曰：“盛年谓壮年之时不得当君王之意。”何焯谓“怨植自怨也”。倘是自怨，何为而称“动朱唇”乎？“献江南之明珰”一语，何曰：“献，献之于宓妃也……以耳饰为献，盖望其无若《小弁》之所谓君子信谗者也。”《释名·释首饰》曰：“穿耳施珠曰珰。”是“明珰”为女子之所有事，思王何假而献与宓妃乎？“潜处太阴”二语，何氏又曰：“太阴，自言其所处之幽远也。君王谓宓妃，喻文帝也。不必以上文君王为疑。”按善注云：“太阴，众神之所居。”则此二语自亦应出于宓妃。且上文“君王”指子建，而此处忽谓指宓妃，前后矛盾。其所谓“不必以上文为疑”者，实即最可疑之点。盖以宓妃比文帝，至此处即难以索解，故何氏不得不强为之说耳。

《洛神赋》既因袭楚骚而作，则其中宓妃之寓意，似亦可自楚骚中求之。《离骚》云：“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结言兮，吾令蹇修以为理。”王逸注：“宓妃神女以喻隐士，言我令云师丰隆乘云周行求隐士清洁若宓妃者，欲与并心力也。”又：“言已既见宓妃，则解我佩带之玉以结言语，使古贤蹇修而为媒理也。”《文选》五臣注：“宓妃以喻贤臣。”《九叹·愍命》云：“逐下帙于后堂兮，迎宓妃于伊雒。刺谗贼于中厖兮，选吕管于榛薄。”王逸注：“言已愿